

# 《红楼梦》中的北京方言日译研究

——以四个日译本为文本——

刘佳 \*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regarded as a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literary languag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based entirely on the Beijing dialect. But it carry on the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eliminate dregs of spoken English, take its essence, make it become a mature and rich literary language. The Beijing dialect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ne is implicitness, another is vitality. Its role is to make the language more refined, the second is to make the characters more distinctiv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are fully reflected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is paper will be “Matumoto”, ”Yito”, ”Iduka”, and “Inami”, who translated as dibon, for use in this book dialect transl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o see the era of dialect translation features.

## 1. 序文

拙文《<红楼梦>中的北京土语日译研究》(见 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s, Vol.11,2013), 是以松枝茂夫日译本、飯塚朗日译本和伊藤漱平日译本为文本, 进行论述的。本文在原有三种日译本的基础上, 又加上 2013 年 9 月新出版的井波陵一译《红楼梦》(岩波书店, 2013) 文本, 对这四种文本的北京方言翻译进行探讨。

## 2. 《红楼梦》四种日译本的背景

本文中选择的松枝茂夫译《红楼梦》, 采用的是 1972 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改译版, 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

中国では戦後、特に人民政府成立後、幾多の貴重なテキストが発見されて、本文の整理事業も進み、すぐれた研究が続々発表されて、応接に苦しむほどである。またわが国では伊藤漱平氏が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から二年がかりで平凡社から極めて斬新な全訳本を出され、その後十年間に二度にわたって改訂を行われた。これによって私が旧訳本で犯した誤りはほとんど完全に是正されたといつてよい。私の読解力は三十年の昔と比べてそれほど進歩したとは思われない。私はこのたびの解約にあたって、伊藤氏の新訳を参照して教えられるとこ

---

\* 刘佳: 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讲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る頗る多かった。伊藤氏に対して心から感謝する次第である。(松枝茂夫译《红楼梦》一、岩波书店出版、1972年、第347页)

(中国在战后，特别是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发现了很多重要文献。随着本篇文章的整理，中国大陆内陆续发表了很多优秀研究成果，甚至达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此外，我国伊藤漱平先生于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1958年12月）开始，花费两年的时间，由平凡社出版了全新全译本，又在此后的十年内两度进行修改并出版。多亏于此，我在原先的译文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被进行了很好的订正。这次也多番参考了伊藤先生的最新译文，在这里向伊藤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飯塚朗译《红楼梦》，1980年由集英社出版，译者在《解说》中写道：

日本での『紅樓夢』百二十回完訳本はすでに松枝茂夫訳の岩波版（昭和二十六年完結。改訂版は昭和四十七年より継続刊行中）と、伊藤漱平訳の平凡社版（昭和三十五年完結）。改訂版は昭和四十五年）があり、両氏とも『紅樓夢』に研鑽深く、詳しい注や考証もあって、実は両氏の訳業に割りこむ隙はないはずである。前者は『原本紅樓夢』（戚本）を底本とし、後四十回は「程乙本」に拠り、改訂版では一九五八年版の龔平伯校訂『紅樓夢八十回校本』を底本として、後四十回はそれに付載されている「程甲本」に拠るものを使用し、その改訂版では、前八十回は龔平伯「校本」の一九六三年の改訂版および「甲戌本」をはじめ各種の「脂硯齋本」の影印本に拠り、後四十回は「程甲本」「程乙本」「王評本」その他の諸本を参照して、きわめて綿密な訳業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国では一九五七ころから『紅樓夢』の整理工作もすすんでおり、七十年代にはかなり簡潔に整理されたテキストが現行している。この「人民文学出版社」が現在の中国で一般に読まれているわけなので、それを紹介することも意味はあろうと考えて、両氏の訳業の後塵を拝した次第なのである。こ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にももちろんまだ筋の通らぬところがあったりして、「校本」その他を参考にして原書を改めた個所もいささかあるが、もとより原書に忠実に、しかしこ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の性格上、できるだけ平易に読者に提供するという意味から、なるべく後注は避け、その場でわかって先へ読み進めるように割注を多くし、あるいは中国では有名でわかりきっていても、日本の読者にはわかりにくい個所は説明を本文中に補って訳出しておいた。そういうことで訳出に当たって多分に通俗読物的な意図も働いたことも事実だが、この作品がもともと立派な文学作品であることは銘記しており、原作を傷つけずに読者に伝わることを希う次第である。(飯塚朗译《红楼梦》一、集英社出版、1980年、第470-471页)

(在日本，松枝茂夫译《红楼梦》的百二十回的全译本已于昭和二十六年（1952年）由岩波书店进行出版。此后，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还出版了松枝先生译

的改订版，以及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由平凡社出版了伊藤漱平先生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伊藤先生也于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出版了其修订版。松枝先生和伊藤先生两人都对《红楼梦》有着深刻的研究，在译本中都加入了详尽的注释以及考证。松枝先生翻译的《红楼梦》是以戚本的《原本红楼梦》为底稿，后四十回又参照了程乙本来进行翻译。其改订版是以1958年由俞平伯先生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一书为底稿，后四十回使用了作为附录的程甲本。松枝先生出版的第三次改订版，前八十回则是以俞平伯先生1963年出版的《校本》的改订版以及《甲戌本》和各种《脂砚斋本》的影印本为底稿，后四十回则是参考了程甲本、程乙本、王评本以及其他诸多版本，进行了非常严谨的翻译工作。然而，中国自1957年开始，也开始有序地进行了《红楼梦》的整理工作，到70年代已经发行了整理好的《红楼梦》版本。因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普遍阅读的版本，所以我认为也应该介绍一下该版本《红楼梦》，因此也追随着两位先生翻译了《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虽然也存在着一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参考《校本》以及其他版本，针对原著进行了个别地方的修改，因此可以说是更加忠实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注重的是让大多数读者都能轻松读懂，因此该版本使用了能够让读者轻松读懂的方式，即避免后注，使用脚注的方式。当遇到中国人人皆知，而日本读者理解困难的地方，本书也对该词条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将其翻译出来。像这种译法虽然是将其作为通俗读物来进行翻译，但必须铭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将原作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日本读者。）

本文中选择的伊藤漱平译《红楼梦》，采用的是1996年9月由平凡社出版的新译本，译者在《告读者》中写道：

原来この「紅樓夢」の拙訳は、いまを去る約四十年前、昭和三十三年から三十五年にかけて、平凡社より「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全三十三巻中の三巻として刊行されたのが最初であり、昭和四十四年から四十五年にかけて、同社より「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全六十巻中の三巻として刊行された際に全面的に改訳を試みた。さらに昭和四十八年に同社より「奇書シリーズ」の一種として普及版が刊行されたとき、二度目の改訳を行っている。従って今回は三度目の改訳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の成績については、専門家を含む読者に判定を仰ぐほかないが。（伊藤漱平译《红楼梦》1，平凡社出版，1996年，第419页）

（较早前的《红楼梦》译本，大约出版于距今四十年前的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那时耗费了两年的时间，由平凡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全卷中的三卷进行出版。该社又在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再次出版了我对《红楼梦》一书的

改译本。四年后，即昭和四十八年（1973 年），该社面向国民大众发行了《红楼梦》普及版，这也是我的第二次改译版的再次发行。至此，我将《红楼梦》一书进行了三次改译。）

井波陵一新译《红楼梦》，2014 年 3 月由岩波书店出版，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

「翻訳者の課題」の著者でもあるドイツの思想家ヴァルターベンヤミンは、「雑誌『新しい天使』の予告」という一文の末尾で、「タルムードの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るならば、天使は——毎瞬に新しく無数のむれをなして——創出され、紙のまえに讃歌をうたいおえると、存在をやめて、無のなかへ溶けこんでゆく。そのようなアクチュアリティこそが唯一の真実なものなのであり、この雑誌がそれをおびていることを、その名が意味してほしいと思う」（岩波文庫『暴力批判論』収）と述べている。ここで言われる神と天使の関係を、原作と翻訳のそれになぞ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れば、拙訳もまた原作のまえにひととき讃歌をうたう荣誉に浴することを願ってやまない。（井波陵一译《红楼梦》第七册，岩波书店出版，2014 年 3 月，第 320 页）

（德国著名思想家，也是《翻译家的课题》一书的作者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杂志“新天使”的预告》一文的皆为中说道：‘解说本《旧约圣经》中记述，天使每一瞬间成群结队地诞生，在神的面前唱完赞歌，就不存在而融入到了无形中。这一实在才是唯一的真实。我认为这本杂志是本着这一精神而命名的。’（译文见岩波文库《暴力批判论》）这里所说的神和天使的关系，如果用来比拟原作和翻译的话，我的《红楼梦》拙译，也沐浴着在原作面前不时地唱着赞歌的荣誉吧。）

可以看出，这四种译本，尽管有互相学习、先后借鉴之处，但译著的时代却截然分明，即松枝茂夫译本为 20 世纪 70 年代，飯塚朗译本为 20 世纪 80 年代，伊藤漱平译本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而井波陵一译本为新近的 2013 年。

从翻译观上看，飯塚朗追求的是“不损伤原著”，而井波陵一则把“原作和翻译”比拟为“神和天使的关系”，把自己的翻译比做“为《红楼梦》原作唱赞歌”。

本文从译作的北京方言翻译实践来探讨译作的时代特性和翻译风格。

### 3. 《红楼梦》中北京方言日本语译的“真”与“神”

#### 3.1 “在意”

“在意”这一北京方言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回中，从前后文看，意思是林黛玉初到贾府，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十分注意，以免被贾府的人们耻笑。

松枝茂夫译本对应原著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去”的描写，逐句直译为：

足のかわしかたにも気をくばり、しょっちゅう心にとめて、かりそめにも余計なことをしゃべったり、しないですむことをしたりして、人に笑われ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るのであった。（松枝译本，第 74 页）

“留心”和“在意”是同义词，这里日译为“気をくばり”和“心にとめて”。飯塚朗译本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即追求意译的流畅性：

足の運びにも気をつかい、よけいなことはいうまい、出すぎたことはすまいと心を配り、人に笑われないように努めるのだった。（飯塚译本，第 35 页）

同原文相对照，这里把“留心，在意”两个词汇合译为“気をつかい”。

伊藤漱平改译本同松枝茂夫译本的译风相近，采用的同时逐句对译的手法：

足の運びにも気を使い、絶えずその事が念頭を離れません。めったなことに無駄口一つきくまい、余計なところに無駄足一步はこぼまいときをはっているのも、ただもう人の笑い物になりたくない一心からのこと。（伊藤译本，第 34 页）

这里把“留心”日译为“気を使い”，把“在意”译为“念頭を離れません”。

井波陵一的新译本同松枝茂夫译本和伊藤漱平译本相近，但更追求同中文原文相对称的韵律性：

一步一步に心を配り、一瞬一瞬に気を遣い、軽々しく一言でも余計な口をきいたり、一步でも余計な振舞に及んだりしようとはせず、ひたすら人から笑われるのを恐れています。（井波译本，第 43 页）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在“在意”这一北京方言的日译上，松枝茂夫译本为“心にとめて”，飯塚朗译本的意译同井波陵一的直译相同，为“気を遣い”，伊藤漱平的译本直译为“念頭を離れません”，均准确地译出了“放在心上”这一中文原意。但从整体上看，飯塚朗的意译不同于其他三种日译本的直译，显示出追求意译流畅的译风。于此相对，其他三种日译本虽然都采用的是直译，但井波陵一新译本则不仅直译出了中文原意，更形神兼备，从整体上传达出了原文的韵律性，把“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这一对仗排比句式日语化地传达给了日语读者，使其感受到了中文原文的韵律生动性。换句话说，四种日语译本都传达出了北京方言“在意”的真意，但井波陵一新译本则在整体上译出了中文原文的神韵。后者可以说是翻译家追求的上乘佳境。

### 3.2 “孽障”

“孽障”这一北京方言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使性子摔了通灵宝玉，

“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页）

松枝茂夫译本为：

ご隠居さまはおろおろして宝玉をだきとめながら、「因果なこだよ。腹立ちまざれに人をぶったりしかったりするのはまだよい。なにもその命の種を投げつけることはないじゃないかえ！」（松枝译本，第98页）

飯塚朗译本为：

史太君もあわてて宝玉を抱き寄せ「因果な子だねえ！腹を立てて人を打ったりどなったりするのはまだいいが、どうしてまたその命の玉を投げつけたりするの」とたしなめるや、」（飯塚译本，第44页）

伊藤漱平译本为：

後室すっかりのぼせて宝玉を抱き抱え、「この罰あたりめが！おまえ、かんしゃくを起こしたら、人をぶったりどなりつけたりするのだったやすいのに、選りに選ってそのいのちの綱も同然の品を投げつけてなんとする？」とたしなめます。（伊藤译本，第45页）

井波陵一译本为：

おばあさまは慌てて宝玉を抱きしめて言いました。「おバカさん！ムシャクシヤしたなら、好きなように人を打つなり罵るなりすればすむものを。どうしてわざわざその命の綱をなげつけたりするの！」（井波译本，第59页）

从四种译本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松枝茂夫译本和飯塚朗译本均把北京方言“孽障”译作“因果な子”，伊藤漱平译本为“罰あたりめ”，从语义上看，都准确译出了北京方言“孽障”所包含的“不肖子弟”的意思。可为何井波陵一新译本要译为“おバカさん”呢？

我们知道，同带有书面语特性的“因果な子”和“罰あたりめ”相比，“おバカさん”是完全口语化了的日本妇孺皆知的“土语”，这一个词就一下子把“孽障”这一背景方言中所包含的贾母对孙儿宝玉的溺爱之情日语化了。尽管井波陵一新译本在这一段落的日译上借鉴了飯塚朗把“何苦摔那命根子”译为“どうしてまたその命の玉を投げつけたりするの”的口语形式，但却不同于飯塚朗的译本借鉴松枝茂夫译本把北京方言“孽障”译为“因果な子”，而是新译为日语口头禅似的流行语“お

バカさん”，在整体译风上比飯塚朗更加口语化了。

### 3.3 “外道”

“外道”这一北京方言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回，邢夫人安顿来荣国府问候林黛玉坐下，让下人去表书院请贾赫，贾赫让下人回话说，身体不适，不见了，并让黛玉同府里姐妹们“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29 页）

与松枝茂夫译本把“外道”译为“遠慮する”不同，飯塚朗译本、伊藤漱平译本和井波陵一译本均译为“他人行儀”。

翻译的上乘与否，虽然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但从这段话的整体日译上却看出了少数的松枝茂夫译本的不足。对应中文原文“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松枝茂夫译本为：

もしまいやなことがあったらかまわず言うがよい、遠慮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松枝译本，第 83 页）

这里采用逐一对译的手法，基本译出了原文的语义，但却没有译出“外道”这一北京方言的韵味。贾赫这里所说的“只管说得”的语义里就含有“不要客气”（遠慮する）的意思，之后又加上一句“不要外道才是”，言下之意是“大家都是骨肉至亲，可别疏远哟”。也就是说，把“外道”直译为“遠慮する”（客气）是不能完全表示贾赫在这里用北京方言“外道”所要表示的骨肉情义的。所以，其他三种日译本均对应以上所引中文原文而译做：

飯塚朗译本译为：

もしきに染まぬことでもあったら、遠慮なくいいなさい、他人行儀にしないほうがいい』そう伝えてくれとのお言葉でございました。（飯塚译本，第 39 页）

伊藤漱平译本译为：

なんで不満のあるときは、遠慮せずにいうこと。他人行儀をだしてはいかん。  
（伊藤译本，第 39 页）

井波陵一新译本译为：

イヤなことがあったら遠慮せずに言いなさい。他人行儀にならないように。  
（井波译本，第 49 页）

这里三种译本均对应于“只管说的”而日译为“遠慮なく”和“遠慮せず”，对应于“不要外道才是”而日译为“他人行儀にしないほうがいい”、“他人行儀をだ

してはいかん”和“他人行儀にならないように”，从而把北京方言“外道”的韵味准确地传达给了日语读者。

### 3.4 “睁眼的瞎子”

这一北京方言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回中。贾母问外孙女黛玉读了些什么书，黛玉答读了“四书”；当黛玉反问贾府上的姐妹们读了什么书时，“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就罢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3页）

松枝茂夫译本和伊藤漱平译本把这一北京方言直译为“明き盲”。井波陵一新译本也采用直译的方法，但译为“見えても読めず”，意思是“做做样子而已”，读不懂。

唯一采用意译法的飯塚朗译本为“何字か覚えたというだけだろうね”，意思是“只不过识几个字罢了”。

可以说，四种日译本都译出了北京方言“睁眼瞎子”的语义，但井波陵一新译本既具有21世纪日语表现的新特点——避免采用带有歧视性的语言“明き盲”（因“盲人”这一差别性词汇已经禁止使用），又使用了“見えても読めず”这一日语习用的语言，译出了往昔北京方言“睁眼瞎子”的神韵，把贾母这句自嘲性的打趣所隐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化境界传达给了日语读者。

## 4. 结语

通过以上对四种日译本《红楼梦》中北京方言词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北京方言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传统词汇，通过翻译家的辛勤劳作而与时俱进地呈现在了日语读者面前，但是又各有千秋，尤其是形神兼备的日译尤为难能可贵。笔者比较欣赏井波陵一的新译本，诚如译者本人所自喻的：翻译者是在为原作唱赞歌，这就是翻译者的荣誉体现。这一翻译观提示我们深思翻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红楼梦》中北京方言的翻译能让日语读者体味到何种“土”味？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书目：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
2. 曹雪芹著。松枝茂夫译，《红楼梦》，岩波书店，1973年3月改译
3. 曹雪芹著。飯塚朗译，《红楼梦》，集英社，1980年3月
4. 曹雪芹著。伊藤漱平译，《红楼梦》，平凡社，1996年9月
5. 曹雪芹著。井波陵一译，《红楼梦》，岩波书店，2013年9月
6. 吕长鸣，《〈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
7. 刘心枕，《〈红楼梦〉》方言及难解词词典，东方出版社，2010年
8. 董树人，《新编北京方言词典》，上午印书馆，2011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
10. 高艾军、傅民编，《北京话词典》，中华书局，2013年1月